

第十一回 奸人播弄計可瞞天 淑女深心巧能迴護

奸人只欲圖弄巧，如簧弄舌求婚好。一旦達天聰，音書下有功。

憐才心更俏，暗暗使人曉。極力為周全，周全種玉田。

右調《菩薩蠻》

話說李公子死了妻子，要娶趙小姐續弦。欲待自去托王撫台為媒，又因有前看詩一番錯誤。恐他看輕，不肯出力，因算計朦朧父親去請他為媒，便壓定他，使他不敢推諉。遂忙忙趕進京來，對父親說道：「孩兒不幸，媳婦死了，不獨中饋久虛，而嗣續一脈，尚無以副大人之望，今訪知已故趙少師之遺女，才而且美，今欲父親大人致書王撫台，央他為媒，與孩兒續了這頭親事，使孩兒琴瑟和諧，安心誦讀，以繼大人之書香一脈，萬望大人垂愛。」李尚書道：「這頭親事，門戶到也相當，但我聞他這個女兒大有才名，已立盟娶，考詩選婿，只怕默默不肯嫁人。就是王撫台去說，他若不聽，王撫台亦無可奈何。」李公子因說道：「孩兒不敢瞞父親大人，前日孩兒過曲阜，已經考過詩了。既是蒙他垂愛，故孩兒方作此想。大人若不信，現有趙小姐隔簾題贈孩兒的詩在此，可以為證。」因將前詩取出，呈與父親。李尚書接了一看，見詩中借李青蓮稱贊於他，雖亦是詩家常套，卻無一字輕薄，也要算個好了。因問道：「他既題詩贈你，你可曾題詩和他？」李公子要謊說題和，又恐怕父親索看，呆了半晌，只得笑說道：「孩兒因怕他眼高，實在不曾和他。」李尚書道：「不和到也看不出淺深罷了，但只是他考詩擇婿，若不見詩，恐無以服其心。」李公子道：「趙小姐雖說考詩，其實見詩甚少，若有好詩，得婿久矣，豈至今日尚低徊簾下。觀其題贈孩兒之詩，實實有見分羨慕門楣之意。父親大人若肯情王撫台往執斧柯，定然樂從，望大人勿疑。」李尚書聽了，又沉吟半晌，方說道：「我吏部體面，從不求人。求人為媒，雖不關係朝廷，固自不妨，但恐兒女不識大體，一概支吾，未免近褻。我兒既定然要娶他，莫若待我上一疏，請旨著王撫台去為媒，便覺冠冕而無阻撓矣。」李公子聽了，歡喜不勝，道：「若請得聖旨，便萬無一失矣。」就催父親上疏。李尚書一時溺愛，便不體諒人情，竟上一疏道：

吏部尚書李仁謹奏，為懇恩賜婚事。臣待罪銓曹，盡心簡拔，既春復秋，淹忽老矣。僅有一子，又壯年喪偶，箕裘一顧，殊覺寥寥。今訪知已故少師趙懿有一遺女，賢淑多才，正堪為配。本欲遣媒往聘，因念少師已故，又失慈親，納來係絲，竟無一主，臣團少師既為國殞軀，不及為遺孤作主，而皇上憫念勞臣，若不降旨作主，令其遺孤得所，豈不令勞臣傷心於地下乎。是以微臣具疏懇祈聖恩，飭下撫臣，著其往傳聖旨，細諭臣恩，使其遺女欣然從鐘鼓之樂，則不獨少師銜感於九泉，即臣父子竭力犬馬亦不能報鴻麻於萬一矣。事出於瀆，臨發不勝主臣待命之至。

這本上了，早有趙少師一班故舊傳知，甚為不平，都說道：「怎麼趙少師這等一個才女，轉要落在齷齪李酒鬼之手？」你傳，我傳，忽不覺傳到司空約之耳。司空約聽了，甚是著驚，因想道：「若論趙小姐之才，便是李吏部親身自求，也還推托得來。今忽下此聖旨劫著，倘一肘朦朧准了，卻教他一個少年孤女怎生擺佈？又打聽得這個李吏部兒子是個酒鬼，甚不成人，倘落在此人手中，這冤屈卻那裡去叫。欲要為他出一分氣力，卻又未曾會過試，尚係一個書生，怎敢與吏部尚書作對。」左思右想，只得隱忍住了。

過不得數日，因李吏部閣中情熱，早到下聖旨來道：

趙少師殞身王事，遺女未嫁，朕甚念之。今李家宰有子未婚，似好速也，著直隸撫臣王懋往襄其事。倘情理相宜，即諧琴瑟，毋辜朕意。

聖旨下了，李尚書父子十分歡喜，以為這頭親事拿在手中。只有司空約聞了此信，直驚得啞口無言。滿肚皮氣苦，又不敢向人訴說，每日只是無聊無賴，咄咄書室，歎息而已。忽一日，出去打探消息回來，看寓處的家人凜道：「相公才出門，就有一個老人家送了一封書來，說是機密緊要的，叫相公著過，千萬留心。問他是誰，在那裡作寓，並不肯說，只說看了書自然知道。放下，忙忙去了。」司空約聽了，摸不著頭路。及拆開書來看時，書中並不寫姓名，又不敘寒溫，只寫道：

才難，才難，自古歎之。即遠在天涯，猶思樂就，何況僅隔一簾，詩詞相接，而競漠然不惜，心何忍也。雖別有所念，不敢負心，是君之義；然君既念人，而人誰無義，豈不念君，況才之慕美不啻美之慕才。聞兩才相愛，已許兩棲，誓不改移，好合之期，擬於春榜之後。不意突遭強暴，於中作祟，一對雷霆赫赫，雖不能動淑女之心，然指事陳情，未免引前盟以為證。恐君不識兩淑女之用心，一時氣餒，不敢應承，致淑女坐虛，而奸人得以借口，則為害不淺矣。特此通知，當事若奉旨相詢，幸朗朗言之，不可疑貳。至囑，至囑！

司空約看完，看了一遍又看一遍，不覺大驚，又不覺大喜，暗喜道：「這書是那裡來的？卻又無姓無名。若說是事外之人，卻怎得知詳細如此，若說是事內之人，如何得有此人？且說『兩才相愛』，『已許雙棲』，『誓不改移』，若是兩才相近，情或有之，但如子浙東，宛子燕北，實係風中馬牛，雖夢魂有機，亦未知來去之蹤，焉能慨許雙棲，盟之一字？此語甚似荒唐。若認荒唐，卻情親意切，若歷歷不爽，真令人莫解。趙小姐簾前之約，我若一口應承，今日遭此強暴，便可挺身爭辨，正合當時瞻前慮後，失此靈機。若兩美果願雙棲，便是我司空約終身之福。」但細細想道：「人情世事大相懸絕，怎能如書中所說，只不知今日之書從那裡說起。」沉吟多時，又想到：「我細看此書之言，甚是有理。他說『才難』，我想人才到了趙小姐，夫豈易得。書中又責我在簾下『詩詞相接而竟不知惜，心何忍也』，責得我真真痛切，實實無詞以對。書中如此關情著力，莫說真心相為，就是誑我之言，卻字字關於婚姻，便蹈之受害，亦義所當為，何須再計。但聖旨才下，王撫台不知作何區處，趙小姐不知作何分辨，我怎好輕易出頭，決裂其事？且打探個的信再作道理。況會試在邇，莫若且捱過了，倘能僥倖，有所理論，又易於聽了。」遂忍耐住，但朝夕著人打探王撫台奉旨後的消息。

原來王撫台接了聖旨，知是李公子自知曾出醜，不敢復裝體面，因攛掇父親，弄此手腳，壓倒趙小姐，不敢不從。卻暗想道：「這趙小姐是個大才女，考詩選婿，也不知選過多少詩人，並無一人中意，何況李公子一字不識，如何能肯曲就。況又有前番醜態，畫了自供，卻教人怎生挽回？但聖上不知就裡，被他朦朧了，我若奏明，便是與李吏部作對頭了；若奉旨竟行，卻教趙小姐一孤女如何擺佈？我今先差一役暗暗先去通知趙小姐，看趙小姐如何舉動，再作區處。」因差人先悄悄去報知趙小姐

且說趙小姐自從與趙白隔簾訂盟之後，便謝絕考詩之事，每日只在深閨之內守候金榜之期。過了些時，並無影響，有貼身的侍妾常提撥小姐道：「前日那個隔簾與小姐定盟的趙相公，人物又生得美麗非常，年又青，才學又好，既來考詩，詩又入得小姐之眼，怎不自求小姐作配。卻苦苦的勸小姐與他妹子同嫁司空相公，這是何意？」小姐道：「這個趙相公年雖青，卻是個至意的君子。他知道我與司空相公兩下裡詩詞已相愛慕，止礙著妹子先有成議，不曾許可，故力勸雙棲，以定才美婚姻之案，不欲做破人利己之事。或者少年之志，大意不在我亦未可知。我怎好棄前之愛慕，忽移為後之愛慕，使人看破薄倖，以辱少師老爺之閨范？」眾侍妾道：「小姐所論，自是不差，但我們所慮者，只怕這趙相公年紀小，說過的話有口無心，不知記得記不得，卻教小姐在此癡癡的等信。」小姐道：「你們不須多慮，他原約金榜後便有分曉，今去會試近矣，且待會試過再做道理。」正議論不了，忽門上老人家送進一封書來，說是那裡一位趙相公，因重資托報連夜打來的緊急。侍妾接了，傳與小姐。小姐忙接開一看，書中卻無名姓，只寫道：

前盟已定，准擬金榜題名，欣然賤約。不意突遭惡宦昧心，又恃爵位之尊朦朧聖旨，欲橫占婚姻，競不思玉杼玄霜，非頑金蠶玉之所可搗。玉音一到，諒非小姐之所樂聞。若無權在意中，定然變生意外。再四為小姐載斷：若苦苦推辭，是違聖旨；如直言好醜，豈不觸怒權奸？為今之計，莫若竟引考詩之詞賦作明徵，已許司空之婚姻為實據，後先有定，遲早分明，此朝廷禮法名教之大倫，雖聖旨亦無如之何矣。所慮者，司空之盟未曾面訂，恐小姐之氣餒而不敢慷慨出言，特此報知，前盟已鑲諸司空之肺腑，雖大廷召對，鼎鑊相加，亦不易其詞矣。請小姐放心直認，不獨免禍，且可轉禍為福矣。慎之，慎之。

小姐看完，雖又驚又喜，卻一時摸不著頭路。喜的是前盟已入司空之肺腑，驚得是惡宦朦朧聖旨，卻不知惡宦是誰，正在尋思，忽老人家又忙忙進來稟道：「王都老爺悄悄差人要見小姐，說有甚麼緊要的話。」小姐聽了，就知是這件聖旨的事發作了，忙忙走到簾下，喚都院的差人進至後廳，隔簾問道：「不知都老爺有甚言語著你來吩咐？」差人道：「今有北京吏部李尚書老爺要為公子求小姐結親，恐小姐不肯輕易應承，因上疏求萬歲爺作主。今萬歲爺倒下聖旨來，著都老爺為媒，成全此事。都老爺恐怕小姐不知，明日又不知聖旨到來，無言以對，故著小人先來說知，請小姐好打點。」小姐聽了道：「這等難為你。」因叫人封了三兩銀子與他作賞封，道：「你回去，煩你稟上都老爺，說我賤妾感激不盡，只好事後來叩謝了。」差人去了。小姐回到閣中，復暗想道：「誰知那個一字不識白丁弄出這等大禍來。若不是先得了這封書，有此一說可以為辭，明日聖旨到來，王都院自然要為媒，卻將甚麼言語回復他？」日此時天已晚了，因在燈下細細寫了一個稟帖，煩都院代奏，稟帖上寫的是：

已故中和殿大學士加少師趙懿遺女臣妾趙宛子謹稟：為遺孤薄命，考詩擇婿已定，不及仰承聖恩，懇憲天轉奏事：念臣宛子，幼失少師及母錢夫人，孑孑孤立河洲，不識誰苟誰衛？恐誤招惡少以辱少師，故不得已而隔簾考詩以為選擇之地。不意才難，淹忽經年，並無一英一秀至前。某月日有吏部尚書李仁之子李最貴，至臣妾簾下求考詩以結婚。臣妾以其貴介，自應多才，倘能詩文作合，是所願也。因先題一絕贊譽，求其屬和。不意最貴見詩，勃然大怒，以臣妾引李太白譏諷之言，竟一字不和，怒罵而去。臣妾自是少師遺女，因孤立而受辱至此，豈不可憐，故復至今。某月日，有浙東處州舉人司空約赴京會試，道過曲阜，聞臣妾之名，亦來請考。不意請考之時，分題有禮，唱和分明，不愧好逑，無慚風雅。臣妾正當受辱之後，見筆墨中之紅絲歡然牽係，遂許結朱陳，允諧秦晉，已告之先少師與先夫人而謹閉閨閣，以俟百輛之迎矣。不意皇恩浩蕩，憫念先少師無嗣而賜婚大臣貴子，遺孤誠不世之遭逢也。但恨臣妾命薄，已受聘書生，人倫所係，名教所關，安敢貪榮以廢朝廷之禮法。謹具此稟明，懇折憲天大人轉達九重，收回成命。至於辜負天高地厚之恩，臣妾宛子，雖萬死不足以謝。臨稟不勝惶惶待命之至。

趙小姐寫完了本，因吩咐老人家，叫他明日絕早，可到都院衙門，候都老爺一開門，就煩門上執事官吏人去稟明：小姐既奉聖旨，有事憲天，只怕理該匍伏台前，以仰承聖命。

老人家到了次早，果然去央執事人去稟明，封了回信來，回復小姐道：「都老爺說，朝廷聖旨雖為小姐而下，原非有礙於小姐，卻是命本院為李吏部之子求小姐之婚姻嘉禮也，本院自當來宣聖諭，那有個褻讀之理。就是本院來，亦只隔簾相見，盡嘉禮也。」小姐道：「隔簾相見，雖是撫公存厚道，既存嘉禮，又有先少師之體。」因叫家人在前面大廳兩邊掛起一簾子，與小姐存身，大廳中間都齊齊整整設了公座，請撫公南面而坐。打點停當，不多時，王撫台因王命在身，卻不敢遲留，競排執事望趙府而來。到了府前，早有一班家人開了中門，齊齊跪稟道：「小姐遵老爺憲令，不敢出迎，請老爺憲駕直至大廳。」王撫台搖搖頭道：「宰相廳堂，豈車馬馳驅之地。」遂下了八座，舉步而入。到了大廳之上，早有一班老成侍妾，齊齊跪稟道：「小姐既遵憲令，已在簾內跪接，請老爺合坐，容小姐隔簾叩拜。」王撫台道：「小姐既在簾內，禮應相見。」遂對著簾子作了一揖。揖完，便高聲說道：「本院此來，乃是奉皇上之命，命本院親執斧柯，為吏部李尚書長公子李最貴求小姐之婚。學士塚宰，俱係朝廷元老，門戶相當，故聖命特降。此小姐之至榮大喜，宜欽承聖命，拜謝皇恩，以便本院好傳偷李吏部，使其早擇日行聘，以成嘉禮，諒小姐所樂從也。」撫公說完，趙小姐即隔簾朗朗答應道：「聖恩隆寵，敢不欽承。但恨臣妾命薄，未奉旨之先。業已許配書生。謹具下情，上稟憲天大人，求憲天大人電覽，忝詳朝廷禮法，斟酌名教人倫，代臣妾回奏，使臣妾榮孤女，不至貪榮喪節以辱先少師而為朝廷之罪人，則感憲天大人之鴻恩過於再造矣。」一面說，一面就叫侍妾將手本送上與都老爺。都老爺接著，細細看了一遍，假做吃驚道：「原來小姐未奉旨之先已經考詩定了司空約之聘，卻怎麼處？」沉吟了半晌，忽又說道：「這事果真麼？」小姐隔簾答道：「事關朝廷倫理，安敢妄言。王撫台道：「既是這等，就是本院也做不得主張，只好據實奏聞，看聖意如何，再來道知小姐。」說罷，就走出府門，上轎而去。只因這一去，有分教：才逢苦李，又遇強桃。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